

难忘我的绿色军营

张可春

1968年春，一纸入伍通知书悄悄地降临我家。

天还没亮，性急的奶奶就冲着东厢房催促：“春他娘，别忘了，咱大兵今天要去公社穿军装，要早吃饭、早上路哩。”娘有些嗔怪地回应：“这事还用您老人家操心？俺早起了，饭也做好了，就等儿子上桌了。”听奶奶和娘的口气，早已把我当成兵了。

换上军装从公社回来，全家人围着我，个个脸上放着光彩。奶奶像往常一样，亲昵地搂着我，上下左右打量，高兴得合不拢嘴。她一边帮我整理军装，一边夸奖道：“嗯，我孙子穿上军装，更像个有出息的人！”

就这样，我带着全家人的荣光，带着乡亲父老的嘱托，踏上北去的列车，走进了军营。

军营驻扎在一座滨海城市的海岸边。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大海潮起潮落的情景，时刻都能听到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环境是够诗意的。可是，军营生活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下海养殖海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海带这东西，吃起来好吃，养起来可不容易。它是在

冬天最冷的时候下苗，在夏天最热的伏天收获，在两种极端气候下劳作，可想劳作之艰辛。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晕船。岸上的汉子到了海里，经过涌浪那么三摇两晃，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五脏六腑都被摇晃得直往外涌。紧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呕吐，吐净了饭就吐黄水，吐尽了黄水就吐血丝。一天下来，比生一场大病还要严重。我趴在船帮上，心里一直犯嘀咕：“这当兵的路走对了，可门进错了！”

和我同船作业的老兵老胡，看我晕得不像样子，就让我喊口号转移注意力。我硬撑着从船舱里爬起来，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坚持作业。可是，坚持了一会儿，又晕倒了。

迷糊中，我听到老胡骂人了：“想睡觉，回家去！这里要英雄，不要狗熊！”他这一吼，我突然来了心气，心想既然当了兵，就要当英雄，决不能当狗熊，我拼死也要做个样子给你老胡看看！于是，我咬紧牙关，打起精神，学着老胡的样子，一直坚持干到完成任务。晚上，连长表扬我“意志坚定”，让我哭笑不得。

说来也怪，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经历多了，我后来就很少晕船了。由于我在海上工作出色，年底还评上了五好战士。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老兵老胡骂我，使用的是“诈”术，要不然我这个五好战士是绝对当不上的。

后来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昂扬的斗志和精神能让人产生无穷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就是凭着“要当英雄，不当狗熊”的坚强意志，我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年底，部队开始了野营大拉练。野营大拉练，不是平时连队里的那种军事练习，而是大部队按实战要求全副武装，每人负重20公斤，在胶东山区每天平均徒步行军50公里，途中还要进行各种战斗演习。这种极限的拉练，异常紧张艰苦。

好在我在农村生活惯了，又有走山路的经验，没啥担心的。行军中，我作为班长，一面学着老班长的样子，做大家思想工作，一面发动大家总结行军经验，特别是走夜路的经验，有些口诀现在还记得。比如，雨夜行军：明是水，暗是洞，不明不暗要持重；走山路：腿要弓，身要倾，精力要集中。

这些土办法好记、实用，行军第一阶段下来，我们班没一个掉队的。大会上，连长让我说两句，我想了半天，给大家讲了个我们班行军路上的故事：

一天夜里，部队长途奔袭来到“十八盘”半山腰，大家口干舌燥。水早就喝光了，离前面供水点还有十几里，饥渴折磨着我们班每一个人。这时，副班长从行军包里拿出唯一的一个苹果，递给正在发烧的新兵杭法林。小杭不忍心吃，就送给扛子弹箱的大刘。大刘说他身体好，能抗得住，把苹果塞给了我。我这个班长不会吃这个苹果，又交给了不耐渴的南方兵小夏。小夏摇摇头，又递给了小于，小于又传给了小窦……就这样，一个苹果经过全班九个人的手，最后还是回到我手里。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命令小杭和大刘分吃了那个苹果。

讲到这，我高兴地说：“一个苹果传过九个人的手，最后还是那个苹果，不过它在我们班九个人心底生出了九股力量，最终团结成一股力量。就是靠这种团结的力量，我们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但全班没有一个掉队的，还出色完成了一次‘尖刀班’任务！”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吕思和刘彩奎等人正要离开，忽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吕兄稍等！”随着呼叫声，两个身影自山下一前一后飞纵而来。

“郭角，小青！”吕思认出来人后惊呼道。

郭角与小青二人来到吕思等人身前，小青拉着郭角的衣袖向刘彩奎跪拜道：“奴婢小青偕同夫君郭角拜见公主殿下。”

小青曾是馆陶公主的婢女，刘彩奎与她相识，因此问道：“原来是青儿，快快平身，好久未见，你一向可好？”

小青道：“谢公主殿下关心，奴婢一切都好。公主可曾见过奴婢的主人？”

刘彩奎微笑道：“她呀，现在好得很，每日娇儿环绕，幸福着呢。”

小青双掌合十道：“谢天谢地，愿上苍保佑我家公主永远吉祥安康！”

刘彩奎问道：“你们夫妇来此做什么，莫非也是为了小塔黄？”

小青道：“自那日在郭家庄误会吕公子后，夫君心里没有片刻安稳，只盼有朝一日能够向公子赎罪。上个月，听武林中人传言小塔黄能医好公子，因此他便带我一起来寻小塔黄，只盼得手后献于公子，以弥补曾犯下的滔天之罪。”

说完将郭角推到吕思面前，道：“还不快些给公子赔罪。”

郭角忽地跪下道：“以前之事都是我的错，都怪我轻信传言，让公子受苦了。”吕思叹道：“罢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郭角忽地一跃而起，双手抱住吕思

向悬崖处滚去，临坠崖前，他大吼道：“爹爹，你可以安枕无忧了。”

吕思和郭角的身影刚坠下十余米，吕思忽感背后一阵刺痛，随即昏死过去。刘彩奎等人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随即惊呼着俯在悬崖边向下看去，只见白雾翻腾，哪里还有吕思二人的身影。

刘彩奎心中痛急，悲声呼唤着吕思的名字。小青面色惨白，一语不发。赵惜容向小青怒道：“大胆贱婢，你们夫妇为何要伤害公子？”

小青面无表情，双眼呆滞道：“原来如此……”向刘彩奎道：“公主不要埋怨我夫君，他是一个至孝之人，要怨就怨我那个蛇蝎心肠的公爹吧！”

刘彩奎疑惑道：“你这是何意？”

小青不答，忽地跪下向刘彩奎连叩了三个响头，而后站起身来，惨声大笑道：“郭哥，等我！”说完纵身一跃，坠向悬崖外的茫茫白雾之中。

刘彩奎主仆三人在悬崖边呆坐了良久，天上乌云越积越多，雷声也不断响起。赵惜容姊妹扶起刘彩奎道：“公主，要下雨了，我们去那边的林子中避一避雨吧。”

雷声越来越响，豆粒一般大小的雨滴自天上掉落下来，刘彩奎抬头看了一眼依旧在山上争斗不休的众人，转身离去。

吕思双臂悬挂在巨松上，身体随着风势左右摇摆，冰凉的雨水打在吕思的脸上，他缓缓醒来。吕思抓住树枝欲向上攀爬，怎奈双臂使不出一丝力气，只得放弃长叹道：“罢了，长眠此地也好。”

向日葵的独白

谢正义

清晨的雾还没散尽
一棵向日葵在田埂边苏醒
它的脸庞沾染着露水
金黄的睫毛缓缓睁开
东方的山脊微微发亮

它仰望的姿态被风刻录
无数个白昼在体内堆积
光在花瓣上淬炼成金箔
根须抓紧大地的黑暗
茎秆测量着天地的距离

正午的骄阳炙烤田野
向日葵保持静默的仰望
影子缩成脚下小小的井
盛满看不见的深邃
那是另一种光的形状

有时我看见千万棵向日葵
同时转动头颅的盛典
像虔诚的朝圣者列队
可我知道每道金色的背脊
都绷紧着各自的孤独

傍晚 它垂下疲惫的头颅
不是臣服 是在沉思
那些被光灼伤的暗面
正在孕育黑色的言语
排列成无人能解的密码

直到某天果实成熟迸裂
大地收容所有的仰望
黑暗里新的辩证法萌发
曾经追随光明的头颅
如今结满对抗黑暗的籽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